

黄春华 著

四个男孩都是英雄

坏小子不放弃！

上

你对自己的看法远比
别人对你的看法更重要



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

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

每个男孩都是英雄：坏小子不放弃！

（上）

黄春华

人民邮电出版社

目 录

1、谁在医院招唤.....	3
2、进了医院就惹祸.....	6
3、开出租的女孩失约了.....	10
4、削好的苹果墙吃了.....	13
5、无名火气跑大救星.....	17
6、回力吧再见神秘女孩.....	20
7、厕所里听到丧气话.....	24
8、一定带上瑞士军刀.....	28
9、横的怕不要命的.....	31

1、谁在医院招唤

“谁的鼻涕在飞，想借点草纸我不给……”我一边哼着《谁的眼泪在飞》的搞笑版，一边顺着那条走过千百万遍从家到学校的路往前挪。我不停地将一只脚后跟贴住另一只脚尖，像一个尽职尽责的测量员，试图测出全程等于多少只脚。但我往往测到五十米远就没有耐心了，我总是没有耐心做完一件事。即使世界上最有趣的事儿，我敢说做不到三分之一，就会失掉兴趣。你见过跑得飞快的车突然抛锚的样子吗？那就是我。

天空的阳光像绿色的豆子，打在脑门上叮铛作响，它们得意地从我脑门上反弹到路边的草丛里，我能听到它们和小草交谈嘻笑的声音。有什么好笑的？我最讨厌别人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站在一边笑个没完。在我看来，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残忍的事儿了。

我狠狠地将脚下的一颗石籽踢到草丛里，听到一阵哗哗的声音，就像掉进水里。踢完之后，我又十分心疼脚上的新旅游鞋，抬起脚拍了拍脚尖，还好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。这双鞋是我前半小时刚买的，我从零花钱里抽出 380 块，走进鞋店不到一分钟，就买下了这双 NIKE。店老板只夸我爽，我在心里骂“这么老一个女人，说爽太过时了”，要不是看着她长得还有几分样子，长相酷似某位大明星三十年后的模样，我非吐她一口不可。她哪里知道，我今天买这双鞋是因为我心情特糟，想冲淡一下坏心情。

期末考结束了，今天下午要总评，成绩倒冠我不怕，我对学习本来就没什么兴趣，爸爸却偏要把我转到重点中学的重点班，他的理论是“宁为凤尾，不做鸡腰”。确实如此，我就算在世界上最差学校的最差班，成绩也休想领头，能成为“鸡腰”已经是高估我了。如今，我是稳坐“凤尾”，这一事实爸爸早已经接受，我心里有底，怕只怕评语栏里的内容会坏我的好事儿。我老爸答应过，如果评语中贬义的语句不超过五句，就派我到秦皇岛渡夏。可是我敢肯定，那个黑山老妖如果送我十句话，那一定有十一句都不好听——另一句是弦外之音。她经常会指着我说：“你是个好学生？嘿嘿，如果你都算是好学生……”后面的话她总是自己吞下去，却把我噎得难受。听听，这比骂我还绝，我最受不了她这个。

路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叫着一层不变的嗓门，真不知道是谁给它们的耐心。我最讨厌这种没出息的东西，一点追求都没有。我捡起一块石头，狠狠地朝榕树砸去。石头嗖嗖地穿过树冠，咚地一声落地之后，知了果然就不叫了。量它也不敢，它再叫，我打不死它！

“谁呀！”一个人声吓我一跳，原来树后面蹲着一位园丁，正在锄草呢。

他的声音很凶，我也不是好惹的，大声回了一句：“你爹！”

那人就追了出来，操着一口外地口音说：“鹅爹，鹅今儿就打死鹅爹……”

好家伙，他长得五大三粗，黑里透亮，手里还举着一把锄头，那架势，不把我敲成肉饼才怪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我就先屈一回——跑！

不是吹牛，我一路撒腿的动作绝对可以给 NIKE 做广告，可惜没有镜头跟上。我一口气跑到校门口，回头一望，那“鹅”早没了影子，原来我听到的声响都是耳边的风声，我还以为是身后的脚步声呢。

门卫老大爷见我急急忙忙往里闯，就张开空洞无齿的嘴巴，慢条丝理地说：“别急，你已经迟到半小时了。”

我没理他，他经常这样挖苦我。不过，我并不讨厌他，因为他从来都没有为难过我（按校方规定，迟到者要被关在校门外）。今天不知为什么，他想和我过不去，竟从房里跑出来挡住我的去路，说：“你不用到班上去了……”

他哪挡得住我，我一猫腰，就在他身边溜了过去，跑出几步，还转头给了他一个飞吻。他以为我告诉他脸上有脏物，用手擦了半天，再看看手上有什么。真是老笨伯，我边笑边往教室走去，心情轻松了许多。

快到教室门口的时候，我放慢了脚步，想侧耳听听里面的动静，可是什么也听不到。门是虚掩着的，我敲了两下，大声喊：“报告！”我相信我的声音足够神气。可是没有回音，教室里仍然静悄悄的。

搞什么鬼？我可没耐心在门外等着。有些同学迟到了，老妖能让他们在门外站上十分钟，再看他们的表现决定让不让进。我是例外，如果我喊了报告，她不让进，我转头就会跑掉，那一天她就别再想见到我的人影。所以，我每次喊报告之后，她就会拖着长音说：“进——来！”然后，她停止讲课，用眼睛狠狠地盯着我，直到我坐到座位上半天，她的目光还舍不得从我身上挪开。你别以为我会觉得难受，我才不在乎呢，她盯她的，我干我的，就当她是空气。

今天她居然敢不让我进去，我本想转头走掉，可觉得里面静得有点不对劲，所以决定进去看看个究竟。我很有力度地将门推开，想用最酷的姿势走上座位，可是，刚走两步，就停了下来，因为我发现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。今天不是说好要总评吗？搞什么鬼？

《学生手册》都放在讲台上，这就更邪门了。老妖是最有保密意识的，就像革命年代的老特工，决不会轻易把《学生手册》暴露出来呀，今天这一反常举动，会不会是她设的一计？

我的脑袋有点短路，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先睹为快。我一步跨上讲台，翻开第一本，嗨，是班长唐若桐的，综合评定成绩就像火箭炮打蚊子——高的去了。评语更是两个哑巴同桌——没得话说。看得我的口水都垂了下来，幸好发现及时，又吸了回去。

同样是学习，考试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？

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想明白，不过这会儿我没功夫再想，我得把我的找出来看看。谁知我从第一本翻到最后一本，也没找到我的。奇怪——被开除球籍了？没有接到通知呀。我边思索边准备离开讲台，这儿毕竟不是我久留之地。突然，我觉得脚下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，低头一看，天！谁的《学生手册》？我弯腰捡起来一看，上面是我的名字。好家伙，感情它孤独地躺在地上。我拍拍本上的灰，翻开评语栏，竟然是空白。我连忙翻了好几位同学的手册，都有评语。于是我明白了，老妖对我无话可说。不说就不说，说出来也没什么好听的。

我拿着自己的手册走回座位，放进书包。这时，下课铃突然响了起来，吓得我一哆嗦。我的胆子不算小，可是，太安静的时候，突然有点响声，确实让人受了。

我掏出一块绿剑口香糖放到嘴里嚼了两下，等头脑稍微清醒一点，就开始看那本随身携带的《怪谈世界之最》。里面的内容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，什么谁的指头最多，谁的鼻孔最大，谁的头发最粗……看了让你大开眼界。我边看边想，我的班主任黑山老妖应该算是世界上火气最大的女人。

我正看得入迷，手机突然叫了起来，随便说一声，我的手机铃声是我到海边录的海浪的声音，我不喜欢什么狗屁音乐铃声，我觉得海浪要比它们好听一百倍。我从书包里掏出手机，接听，是唐若桐的声音：“李凯歌，你死哪去了？”

声音太大，我把耳朵离得远远的，说：“我在教室躺着，等着你来收尸呢。”

“你在教室？你还好意思说你在教室？”

“喂喂喂，怎么啦？犯了家法有我爸，犯了国法有警察，你算哪门子的执法官，冲我瞎喊乱叫，没见我走路气倒流吗？没大没小的。”

“我不跟你多说，你快到中心医院来吧。”

“医院？”我一惊，“到医院来干什么？”

“出事了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电话就断了。

2、进了医院就惹祸

我冲出校门，抬手拦住一辆黄色富康出租车，钻进前排，却愣住了。司机是个女孩，看样子比我大不了几岁，长得白白净净，鸭蛋脸，一头粒子烫的头发直直地垂到肩膀，是我喜欢的那种素静的模样。车前还有一只脑袋会乱摇的玩具小狗。

“请问你到哪？”她见我半天不说话，就发问。

“嗯？噢——”我有点不知所措，红着脸说，“中心医院。”

车启动了，很平稳，里面开了空调，凉爽极了。我很想偷眼看她，又怕被发现，就只好假装咳嗽，这样，头转动两下就不会引起她的注意。

“病得不轻呀，发烧了吗？”说着，她腾出手用手背靠了一下我的额头，就像我们是老朋友。

我觉得浑身冰凉，连忙将头缩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没病，我是去看病人。”

“爸爸还是妈妈？”

“不不，他们健康着呢，大概是同学吧。”

“大概？”她轻笑了一下，两眼始终没有离开前方，也就是说没看我。

她那种成熟稳重的样子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我说：“到底去医院干什么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同学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赶来，就是这样。”

到红灯的时候，车停下来，她终于转过头来。我看见她的嘴唇涂了银白色的唇膏，不十分明显，但还是刺得我眼睛一闪。我连忙摆正头，不敢再看她。

车重新开动，我们没有再说话。空气突然变得硬棒棒的，幸好路不远，一会儿就到了。我掏钱付款，才发现大事不好，中午买鞋把钱都花光了。说实话，我很少遇到这种情况，我老爸总是把钱装满我的口袋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我的脸红到脖颈，手在口袋里摸索了半天，才说：“对不起，没带钱。”

她没作声，只是盯着我。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这双鞋是今天中午买的，我脱一只压你这儿，明天中午十二点，你到学校门口取钱，怎么样？”

她扑哧一声笑了，说：“没钱就算了，你这鞋放我车里，还污染空气呢。”

我想也是，就说：“我说话算数，明天给你。”

“行了行了，你去吧。”她的口气并不带火，十分宽容，那种感觉真好。

我下了车，背好书包，就朝医院跑去，但我边跑还边竖起耳朵，听到汽车启动远去的声音。跑到医院门口，我才停下脚步，回头望，却早已看不到那辆车的影子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突然觉得心里有点难受。

“李少爷，你舍得来呀？”唐若桐迎出来，一脸的责怪。

我把视线从远处收回来，想稳稳神，她却拉住我的手就往里走。我不耐烦地甩开她，说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王老师病倒了，在医院抢救呢！”

我吓了一跳，说：“难怪教室没人呢。”

“你还说，都是你干的好事！”

“我？”这回我更惊讶了，“我又不在现场，没有做案条件呀。”

“还不承认，老师本来对你的成绩就不满意，一看下面，你又缺席，她气得够呛，拿着你的手册给我们训话，训到动情处，就一把扔在地上。后来，她又想去捡起来，就一头栽倒

在地。听说她有严重的心脏病。”

我明白我的手册为什么会躺在地上了。我说：“你让我来干什么？看她？她的心脏病非再次发作不可。”

唐若桐打了我一拳，说：“全班同学都在这儿，就你缺席，你总得到场吧，也算表示一点你对老师的歉意。”

“全班同学都在病房里？那还不把其它病人吓死呀？”我知道她是为了挽救我的名声，不想和她争论，就把话叉开。

“谁告诉你他们都在病房？大家都站在院子里。”说着，就指给我看。

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看到黑压压一片都在院子里唯一的一棵树下站着。树太小，很多人都暴露在阳光下，鼻尖晒得冒油，可都像等着购买什么贵重物品似的，不肯离去。

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，叫我过来，简直就是殉葬。我本想转身走开，又顾及唐若桐那张嘴，她要一喊一叫，不仅会引起全班同学的注意，搞不好还会让医院的重病号从床上坐起来伸长脖子。全班师生我就服了她一人。

我极不情愿地往中心地带靠近，他们也都注意到我，有人开始和我打招呼。但这是什么场合，我懒得理他们，在离他们十多米的地方站住了。到这一步，唐若桐就不会对我怎么样了。

我懒懒地站着，仰头看住院大楼，三楼有一名护士正抱着一大堆床单一摇一摆地从窗前走过。她穿着阔大的白褂，被单也是白色的，整个就像北极熊玩杂耍。我觉得挺有意思，就鼓着腮学她的样子摇晃了几下，正好被她看见。

她扔掉被单，推开窗户，指着我喊：“你，学谁呢？”

“我？”我指着自己的鼻子，故作无知状，“自创的！”

“好，你等着！”说完，她就从窗口消失了。

唐若桐在一边看得清清楚楚，见惹事了，就着急地说：“我看你怎么办？快跑吧！”

跑，不是我的风格，何况还有全班同学盯着呢，以后怎么做人？我没理她，若无其事地站着。刚才虽然隔得远，但我看得出那护士是小个，我可以俯视她，她能把我怎么样？

个是小，跑得倒飞快，转眼间就到了眼前。唐若桐推了我一把，见推不动，就连忙转身迎住护士，连陪不是说：“对不起，他刚才是有点过分，他经常做比这还过分的事，这不，我们老师就是让他气进医院的。麻烦你进去打听一下，看看我们老师的病情怎么样了……”

护士嫌唐若桐烦，一把推开，直接冲到我面前，和我面对面，鼻尖只隔五公分。

我才不怕呢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知道你刚才推了谁吗？我们的领袖，你回头看看，我不动小指头，他们就会把你扔回三楼去。”

同学们果然都围了过来，我知道他们都是看热闹的，但心里还是踏实。

护士有点慌了，大声说：“你们这些小学生到底还讲不讲理，跑到医院来闹事！”

“错！”我故意纠正，“我们是初中生，严格地说是初二。”

这时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还有好多医生走了过来。说实在的，我心里开始发虚。还是班长有办法，她跑进病房把校长拉了出来。

我们的校长个子很矮，却偏偏姓高，圆胖脸，戴一副黑边眼镜，样子很卡通，走起路来掌心向后不停地划动，永远是一副游泳的姿势。他拨开人群，挤到我们身边，一副笑脸对护士说：“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呀！”

护士见校长来了，一下就硬了起来，鼻子一哼，说：“我们是医院，你们是学校，怎么扯到一家人了？他明明是存心惹事！”说着，她的手指第一次踏踏实实地戳到了我的鼻尖。

校长一来，我就成了霜打的茄子，其实我和校长并不怎么打交道，但我亲眼看见他凶过我爸爸。我爸爸是谁？全市排得上号的企业家，能在他面前站直了说话的人都没几个。所以我认定校长必有来头。哼，今天要不是校长在场，小护士那根手指休想完璧归赵！

校长继续陪笑说：“怎么不是一家人呢？这医院百分之三十的股份都是他爸爸的，你说……”

“他是李总的儿子？”护士的手不自觉地收了回去，将信将疑。

“话说透了就没意思，今天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”校长转头对同学们说，“老师的病情已经稳定了，没事，你们赶紧返校，返校！”

同学们都开始往外走，我站在原地没动，想看看护士怎么下台。唐若桐狠狠地拉了我一把，说：“看把你神气的，还想等别人向你道歉，是不是？”

我想甩掉她的手，却没有成功，只好乖乖地跟她往外走。我不想和她玩拔河比赛，那样只会让我更没面子。等到了医院门外边，她还死拉着我不放。我说：“喂喂喂，小心别人告我们早恋。”

“你，你。”她气得脸通红，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一把甩开我的手，“你混蛋！”说完，就委屈地跑开了。

同学们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，我耸耸肩说：“我说她没刚才那个小护士漂亮，她就生气了，纯粹是嫉妒。”

同学们哈哈一笑，我就轻松过关。

晚上回到家，钟点工已经做好饭了，妈妈见我到家，就说：“我们开饭吧！”

“老爸呢？”我心里有事想找他，明知他出去应酬，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。

“你问我，我问谁？”妈妈早就对爸爸不满，我正好碰到了刀刃上。

我们家请的钟点工年纪和妈妈差不多，样子要显老，她的菜做得不错，但我没什么胃口，胡乱吃一点，就关着门上网去了。网上的时间总是飞快，不管是聊天还是玩游戏，从来就没有尽兴过。妈妈喊了我好几次，让我睡觉。我说：“你先睡，我等老爸。”

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，老爸经常夸我：“这儿子心里有他爸，养得有出息。”

如果说以前我是以等老爸为借口上网，今天可真的有事要等他回来商量。

老爸是在半夜十二点整到家的，我见他车到了楼下，就连忙过去给他开门，把拖鞋放好。他一进门，我又接过他的公文包。

他在递给我包的时候，问：“怎么还不睡？”

“你辛苦一天，回家不得要个勤务兵吗？”

“你妈呢？”

“身体良好，准点睡觉。”我妈浑身有许多说不出原因的病，什么腰痛、胃痛、头痛，她一人全包，每天晚上九点若不上床睡觉，第二天肯定要犯一种病。

老爸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好样的，睡吧，我去洗澡。”

我话还没好意思出口，只得等他洗澡。

他洗完澡出来，见我电脑关了，还没睡，就问：“有事？”

“你猜着了。”我把事先准备好的《学生手册》背在身后，向他走来，“想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说着，就递了过去。

老爸翻着手册看了一下，沉默着。我低着头，等他说话。

老爸终于开口了，说的却是另一码事：“你今天在医院惹事了？”

“没——有。”我心里真服了校长，他这么快就给我爸通风了，“我跟护士开玩笑，谁知她一点幽默感也没有，生气了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
“你到医院干什么？”他显然是明知故问。

“那黑——”我差点说出“黑山老妖”，幸好刹车灵敏，“老师出事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在场，我对天发誓，祝她身体健康，万寿无疆！”

“行了行了。”老爸没有生气，“可评语栏里为什么是空的？”

“正要跟你商量这事嘛，你没看到一句坏话吧？那我们那份合同是不是应该履行？如果

秦皇岛太远，挑个近的我也没意见。”

“噢，儿子，这事可真是难办了。我今天刚到市政府开了个会，过两天要和政府官员一起到美国考察一个项目。我就不能陪你，你妈的身体你也知道，和她出游，你肯定吃不消。所以我们的合同只能顺延，或者，我悔约，向你赔款，怎么样？”

“那就再说吧。”我突然感觉很困了，就关上门睡觉去了。其实我并不在乎秦皇岛什么的，我只是预感到一个无聊的假期又要来临了。

3、开出租的女孩失约了

王老师还在医院躺着，散学典礼正常进行。会上照例要表扬一批学生，给他们发奖。唐若桐总是这些人中的一个，没有一次落下。我怀疑她从小到大得的奖状，整个房间都贴不下。

有一次，她因为语文竞赛得了一张奖状，我对她说：“物以稀为贵，你的奖状多得没地方放，不如把这张给我。”

“上面写着我的名字，你要去有什么用？想糊弄你爸？”

“我爸对我没那么分想，我是想用来包书，把名字包在里面，谁也看不见……”

她气得追着我打，边追边骂：“你这个不长进的坏东西，总有一天会走路磕掉大门牙！”

我倒没事，不幸的是，没多久，她真的在教室门口摔了一跤，门牙没掉，嘴唇流了不少血，还是我亲自送她去医院。唉，活该我倒霉，谁让我和她是同桌呢？老师把她安排到我身边是有用意的，这一点我很清楚。只可惜苍天辜负了有心人——她再好，对我不起作用。

多功能会议厅里空调效果很好，座位也很舒服，只是和唐若桐坐在一起有点不自在。想想她马上就要上台领奖，我就有点沮丧。真的，谁不想要那种荣誉，肯定是有病，不信你可以采访一下奥运会赛场上跑最后一名的那个人，他心里肯定也惦记着金牌。不过，我宁愿装出一副有病的样子，也不想让别人看见我沮丧的心情。我在老师和同学的词典里早已经被定义为“坏生”，就是比差生还差一个等级的那种。我得接受这个现实，但我不能服输。我觉得我在和所有的人较量，我有点寡不敌众，所以我必须有目的地打击敌人。我找到的突破口就是我的同桌唐若桐——活该她倒霉！

台上开始点名了，还有轻快的音乐伴奏，被点到名字的人已经在一个接一个地往台上走，尽管他们走路的样子各不相同，但不难看出有一点相通，就是带着一股傲气。

我突然灵感一闪，想给唐若桐来点小节目。我用手将她的裙角死死地压在座位上，若无其事地盯着主席台。台上在点她的名字，她应声想站起来，却没有成功，被裙子扯住了。她看清是我在搞鬼，就在我的胳膊上狠狠掐了一下，小声骂：“你要死呀！”

我痛得要死，连忙将手缩回来，她成功地逃脱了。我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她风度翩翩地飘上台，接受无数双眼睛的洗礼。我出神地望着她，努力设想自己如果站在上面会是什么样子，但想象不出来。也许是我望得太出神，她以为我在欣赏她，就冲我眨眨眼。我意识到自己有点不对劲，连忙将目光移到天花板上去了。

从台上下来，她满面春风，兴冲冲地对我说：“你知道我站在上面想什么？”

“想你有多少个崇拜者呗。”

“去！”她扔给我一个卫生球，“我在想把奖品送给你，怎么样，够意思吧？”

“心意我领了，可我要钢笔干什么？你再在上面手书‘GOOD GOOD STUDY, DAY DAY UP! MISST’，我还不得向你致敬呀。”我接过那只装着钢笔的盒子看了一眼，故意满不在乎地塞到她手里。

“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告诉你，我还从来没舍得把奖品送过人呢。”她真的生气了，望着主席台，不再理我。

我心里有点愧疚，但又不想马上承认错误，就由她去吧。

校长又开始讲话了，我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校长来讲话。他只要一开讲，你就得准备一个多钟头放在那儿。他在上面又说又笑，近似于自娱自乐，样子十分滑稽。他就像一座上足

发条的闹钟，闹铃响起，没有人去按下按键，任由他在那里劲头十足地叫，完全不顾别人的耳朵是不是已经发麻。

我一边皱着眉头听，一边不停地看手表，眼看就到十二点了，校长丝毫没有刹车的意思，我只好自作主张，先撤。不过我还是用了一点计策，我捂着肚子对班长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得去解决一下个人问题。”

她暗笑了一下，站起来给我让道。看来，她的气已经消了，就像夏天的雷阵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

我弯着腰走出众人的视线，一出会议厅，我就飞快地朝校门口奔去。到达校门口的时候，正好十二点，我没有迟到。可是，我等到了很久，也没看见昨天那辆黄色富康出租车。不是说好在这里给钱的吗？我很希望她能来，首先我不想欠别人钱，我从生下来就没有这个习惯；其次嘛，我真的很想再见见她，我觉得她的形象很称我的心意，成熟、稳重、清爽……反正看着顺眼。

最终，我没有等到那辆黄色出租车，却把唐若桐等来了。那时候大概是散会了吧，黑压压的人群朝校外走来，我正要离开，就听唐若桐老远地喊：“李凯歌，站住！”边喊边快跑过来，我想躲都来不及了。

“你跑哪儿去了？这么大会儿还在这里。”她喘着气，不让自己休息一下。

我故意坏笑一下，说：“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打破沙锅问到底，什么意思？有一点淑女形象好不好？”

“你骗人！”她挥挥手，满不在乎地说，“说正经的，从现在起就放假了，你总得去看看王老师吧？”

“又要我去看她？”我皱着眉头直想求饶。

“你啥时候看过她？上次去惹了事，校长没找你，算你爸面子大。解铃还须系铃人嘛，你一定得去。咱们说好，这回去可不准闹事。”

“怎么？你也要去？”

“我不去，你会去吗？”

“这倒也是。”我感觉自己已经被她绑架了。

我说坐出租车，她坚决反对，我当然不和她争，就一起上了公共汽车。那趟车没空调，人又多堆起来了，一股汗臭熏得人直想呕。一个小青年趁着人多就故意往唐若桐身上靠，她烦死了，往我身边挤，我就用身体把她隔开了。那个小青年在医院前一站下车，从背后狠狠给了我一拳。我想用书包砸，可他已经跳下车跑了，我只好骂一句“操你妈”解解气。

到了医院门口，我们准备买点水果，我一掏钱包，没了！肯定是刚才那小青年干的，原来他是个小偷。唐若桐同情地看我一眼，就主动掏钱买了水果。

我说：“改天我补上。”

“你那意思，是让我再补上你被偷的钱？”她故意挖苦我。

我只好投降，说：“好，今天算你请客，改天我请你吃麦当劳。”

她乐得跳了起来，说：“到时候我要吃一个汉堡、两块鸡块、一袋薯条、一杯冷饮、一个冰激凌……”

“喂，你想毁掉现在这标准的身材，是不是？”

“心疼了不是？小气鬼！”她故意把嘴撅得老高。

我没理她，突然想起一件事，说：“喂，我们俩一起进去不太好吧，这黑山老妖一向爱把问题往别处想，我倒没啥，你可惨了。”

“不至于吧，什么黑山白山的，小心我告你！王老师一向对我不错，我会惨才怪呢。”

看来她自信得很，我要把她支开，只是不想让她看到我在老妖面前的狼狈相，我很清楚，一进去肯定会受一场生动的再教育，在老师开口说话的时候，我只能洗耳恭听，点头称是，

否则，她会越讲越多。也就是说，我越是不想听，老师的话就越多，直到讲得我耳朵发麻，俯首贴耳，她才会露出一点成就感，放我回去再好好想想。这种尴尬场面怎么能让第三者知道呢？于是我说：“那你就进去吧，我在外面等你，反正我不会和你一起去。”

这回轮到她投降了，我对她做个鬼脸，就提着水果进了住院大楼。

4、削好的苹果墙吃了

我大摇大摆地在走廊里走着，一不小心又撞见了昨天吵架的那位护士，她也正大摇大摆地迎面走来。要躲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就把头仰得高高的，假装没看见她。谁知在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她突然叫住我：“喂，小李子！”

我一愣，看看四周空无一人，就指着自己的鼻子问：“你在叫我？”

“不叫你叫谁？怎么，听不习惯？”

“不不不，我今天不是来吵架的，投降，我得去拜见老师大人。”

“昨天送进来的吧？顶头那间，靠右手。”

我没说谢，就往前走，她在后面追一句：“有什么用得着的尽管来找我！”

我小声嘀咕：“找你干吗？我有病呀？”

说话间，我已经到了走廊顶头。我一向对左右手分得不是很清，正在犹豫哪边是右手，就听门里有人问：“谁有病啊？”

天！老妖听力奇好，病中都不减半分，实在让我佩服。我循声推门进去，嘟哝了一句“王老师”，连我自己也没听清，就算是打了招呼。

我偷眼看了一圈，没地儿放水果，我只好一手提着书包，一手提着水果，低头站在原地一声不响。她也不作声，半靠在床上拿眼睛盯着我。邻床的病人见气氛不对，连忙陪笑说：“我出去一下，出去一下。”那样子就像我们马上要动手了，她要赶紧躲避。

老师果然是在等那人离开，等门一关，她就带着后鼻音开始发问了，先从水果开始：“这水果是你买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嗯？”她差点儿坐起来。

“是我自己买的，不是买给我自己的。”我不想把唐若桐暴露出来，就连忙给她往一边解释。

她咳嗽了两声，就伸手去摸床头的茶杯，胳膊短了点。我连忙过去帮忙，可又腾不出手来，只好把水果和书包用一只手提着，才勉强把水杯递给她。

她端着水杯并不喝，只是揭开盖子将鼻子凑过去闻了闻，又把水杯递给我。我把水杯放回原处，用奇怪地眼神望着她。

她大概觉察到了，又使劲地吸了两下鼻子，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到了老师这种年纪，水不能喝得太多，嗓子痒的时候，闻一闻潮气就够了。”

顿了一下，她又指着我的手说：“老站着干吗？东西放凳子上，人就坐我床上吧。”

我哪敢坐床上，把东西放到凳子上，我还是站在原地。

她说：“你站着，我就得老仰着头，你不累我还累呢。”

我看见床头有一把水果刀，就把话叉开，说：“我给你削个苹果吃吧，超一流水平。”说着，我就拿起水果刀，把一个苹果削得飞快，而且从头到尾不断皮。削完之后，我把皮像拎弹簧一样拎着，把水果递给她。

她接过水果，笑了一下，是那种轻蔑的笑，我顿时觉得兴趣索然。

她说：“杂耍，心思不用在正道上。你不是不聪明，为什么就不把心思用在课本上呢？”说着，她将水果放在床头的一张白纸上，显然没心情吃。

我也顺手把果皮扔到垃圾篓里，把双手交叉垂到面前，作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。

果然，教育课又开始了，她问：“昨天中午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没到哪去呀。”

“没到哪去？可我总评的时候，你不在，就你一个人不在，你知不知道？”她说，又咳嗽起来。我想把水杯递给她，她摆手。

“我在路上打知了，打过了头。”

“打知了，打知了，我看你就像一只知了，肚内空空，脸皮又那么厚！我看你以后怎么办？别说重点，你连普高都考不上。像你这种人，没有文化，到了社会上，肯定是个渣子！”她越说越气，拿起那个削好的苹果，“会削苹果怎么样？这只会让你堕落得更快！”

我生平最讨厌别人说我是渣子，我从来就不认为我比谁烂，不是吹牛，如果她不是我老师，我肯定两拳上去让她求饶。活该我倒霉，谁让她是我老师呢？

我本不想和她发生冲突，可话说到这个分上，我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。我收住了拳脚，却收不住嘴巴，我说：“是渣子，我自己吞掉，没你操心的份儿。学习好就了不起？学习不好就是人渣？我看未必，我爸小学都没毕业，混到现在，有几个人比得上他？你不是清华毕业吗？听说你孩子高中毕业就在家待业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她手里的苹果朝我飞了过来，幸亏我躲得快，打在身后的墙上。她的手抖动着指着我说：“你，你，气死我了！”

我伸手拿起书包，拉开门逃了出去。同房的病人正贴着门偷听，差点儿被我撞倒。我没理她，边跑边大声喊：“死人啦！气死的！”

很多医生和护士都跑了出来，和我吵过架的护士拦住我问：“谁死了？”

我指指走廊顶头，她就明白了，大家一起朝病房跑去。我向外面跑去。

唐若桐在外面等得显然有点焦急，见我出来，就迎上来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成功了，特级护理。”我边说边拉着她快步往外走。

她挣开我的手，说：“我是问你们的关系有没有缓解？”

楼上的护士推开窗对我大声喊：“你胡闹什么？”

唐若桐终于明白出事了，不得不跟我一起往外逃。等跑到安全地带，她趁我不备，突然把我的胳膊反拧到背后，说：“老实交待，又干了什么坏事？”

我疼得不行，连声求饶，她就松手了。我也不跟她计较，说：“我实在冤屈，六月飞雪的窦娥你知道吧，那就是我的写照。”

“少贫，我不理你了！”

“好好，我说，事情很简单，我削苹果给她吃，她不吃，非给我吃，我不吃，墙吃了。”

她大概什么也没听明白，就听到一个吃字，就说：“说到吃，我真的饿了，你的钱包已经惨遭不幸，今天只好我请你吃麦当劳，庆祝暑假到来。”

“原来你也盼望放假呀？”

“废话，你以为我是学习机器呀？”

我们边说边笑，朝不远处的一家麦当劳走去。路上正好碰到学习委员马晓强，他老远就向我们招手，我知道他更多的是向唐若桐招手，因为他们经常在一起神秘地商量工作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唐若桐迎了过去，果然又进入了神秘的气氛之中。他们边说还边向我这边看，像是怕我偷听，又像是想谋害我似的。我满不在乎地望着路边一棵树，上面有知了在叫，却看不到它的身影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大概商量完了，马晓强向我挥挥手，就朝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
我们继续向前走，唐若桐见我不作声，就主动告诉我：“我们在商量怎么去医院看王老师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：“啊？又要去看她？”

“没你的份儿。”她扔给我一个卫生球，“班委的人去就行了。”

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事不凑巧，到了麦当劳，本来可以安安静静地享受一下，又碰到了以劳动委员赵莉为首的一帮男女生。我和赵莉向来过不去，她让我抹窗，我偏扫地，她让我打水，我偏擦桌子，反正就是不想听她的，我看得不得她那副指手划脚的样子。有一次，她当着老妖的面让我去打一桶水来，我知道她在故意整我，我又不肯违抗，就去打了一桶水。走进教室的时候，我假装不小心，把水泼了一半到她身上。她脚上新买的皮鞋灌满了水，踩下去就喷喷泉，下面的喷泉没完，上面又喷了起来。她的哭声很大，眼泪更夸张，没把别人吓着，就吓坏了旁边的班主任。老妖暴跳如雷，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一直留到晚上九点才放行。

今天真是冤家路窄，我本想转身偷偷溜掉，可唐若桐的嗓门比谁都大，刚一进门，就冲他们喊：“哟，都在呢，谁过生日呀？”

赵莉走过来说：“没谁过生日，放假了，大家庆祝一下。哟，这不是李阔少吗？今天你买单，怎么样？”

谁怕谁呀？我刚准备挺身而出，拍着胸脯认账，却被唐若桐拉了一把，她说：“改天吧，今天是我请他。”

“你请他？凭什么呀？”赵莉的嘴张得能吞下两个巨无霸，好像我请客就应该，别人请我，地球就会停止转动。

我怕唐若桐说出我丢钱包的事，让我出丑，就故作神秘地说：“这是我们的秘密，不能告诉你哟，因为你是外人。”

气得赵莉差点儿让冰激凌噎着。其它同学就冲我们喊：“美人请英雄罗！噢——”整个餐厅炸开了锅，别人都朝我们看。

我连忙走过去挨同学们坐下，若无其事地笑着说：“你们肚子都撑得蛤蟆似的，我的肚子还在喊救命呢，没一点同情心。”

“活该！”赵莉一边把薯条往嘴里塞，一边攻击我，“像你这号人，饿死才解恨！”

“哪份是她的？哪份是她的？”我伸出手做出一副要抢食的样子。

“我的已经全部在这儿。”她指指自己的肚子，“想吃，得耐心地等两天。”她笑得直喷薯条渣子。

我陡然觉得没了心境，回头看唐若桐，她还在那里排队。我说：“我过去帮帮她。”就从人群中逃了出来。

唐若桐见我过来，就说：“正好，我腿都站酸了。”

我接过钱，听她吩咐买哪种套餐，我尽量做出亲密的样子，让赵莉干瞪眼。吩咐完毕，她就过去和同学们海聊去了。

队列其实并不长，不一会儿就轮到我了，我刚准备点套餐，一看那服务生，突然愣住了。这不就是那位出租司机吗？尽管她的头发已经被帽子罩住，但我一眼就认得出来。

她声音响亮地对我说：“欢迎光临！要点什么？”说完之后，显然她也认出了我，冲我笑了笑。

我把头向前伸出去，尽量压低声音说：“我今天中午十二点钟到学校门口等过你，那时我的钱包还在。现在这钱是我同学的，我明天还你钱，一言为定。”

她怕我耽误时间，引起身后顾客的不满，就连忙说：“没关系，你要点什么？”

我点了两份套餐，她麻利地给我装好盘。我手里的钱刚好够。

回到座位上的时候，同学们都已经离开了。我问唐若桐：“怎么？他们躲瘟神呢？”

“瞎说什么呀？他们要去游泳，问我们去不去，我说不去，他们就先走了。”

“游泳好啊！凭什么不去？”我端起冷饮喝了一口，故意责怪她。

她脸一红，说：“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嘛，你要去还来得及，快去追他们吧！”

我知道她说不舒服指的是什么，一下就没开了玩笑的心境，我胡乱敷衍说：“算了算了，

我随便说说而已，真要我跟他们去，我还不去呢。”

接下来，空气变得有点莫名其妙的沉闷，谁也没心情说笑了。幸好肚子是真的饿了，有个很好的借口，一路默默无闻地吃下去。

临走时，我望了一眼那个服务生，她正忙碌着，又碍于唐若桐在旁边，就没好意思过去道别。其实我很想她能向我这边看一眼，最好能笑一下，可是，没有。